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穀梁傳讞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錄監生臣張金露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讞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宣公

元年春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畧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遂不氏一事而再見爾逆與致雖一事而不致不

得以為逆豈可但蒙上文云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乎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亥伐鄭傳以為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固已失矣此亦以棐林地而後伐為疑辭何為反著其美哉且君不會大夫

傳例與左氏公羊同今諸侯皆會晉侯不行而趙

盾儼然當君之任所以遷會於上没趙盾而以師

言之地棐林亦以見會而後伐者也二事正同而

一以為其疑一以著其美則凡經之辭亦莫適為正

矣

晉人宋人伐鄭

伐鄭所以救宋也

楚與鄭侵宋在秋棐林之役宋侵已解矣今冬而

伐鄭不得猶言救宋據左氏此晉自報北林解揚之囚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非也說已見獲晉侯按此條傳十五年傳下缺

四年春

公伐莒取向

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乗義而為利也

前言不肯則必有義不足以服莒人而不從者矣又從而伐之以取其邑何義兵之別乎禹征有苗而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未聞以復伐之為義也

五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非也說已見莒慶來逆叔姬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公羊之例四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

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今盾免不言帥師所謂將尊師少也傳於隱五年衛師入郕獨記將卑師衆而不及其三則穀梁之所知者纔一例爾故此復妄為不正其敗前事之說然則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之類亦不正其敗前事乎

八年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如而復以公羊例推之不言有疾者皆無實而復

也其罪大矣正使有疾大夫出疆雖死以尸將事

亦可以擅還乎今事實未畢而經以不專公命加

之以事畢之辭此與前言公孫敖未復者同皆為

說之弊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此但書卒以起後猶繹爾實非反命使若反命此亦與言公孫敖之失同遂不氏公子而舉族説已見左氏季友卒審以為貶其弑而疏之何不與公子翬同去氏而反字之乎於傳例名不如字字可言進不可言疏也去樂卒事亦非是説已見公羊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禮庶人縣封不為雨止此庶人之制也士大夫則異矣傳盖讀禮不詳古者朝會雨霑服失容尚廢豈葬送死之大而反冐之徐邈以士喪禮潦車載蓑笠為證此喪在塗之備非専施於葬之日者也

九年

辛酉晉侯黒臀卒于扈

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經所譏者以大夫而奔爾舉族不舉族何與於褒

貶此蓋不知世卿之義公羊之言是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王季子猶言王少子也令析王季為王子以子為尊之辭直曰王子其如王子虎者豈不為尊之哉

蓋王子亦如諸侯之公子有得氏者有未得氏者而義不可但舉名與王猛嫌故直言季子以見其

幼而將事爾

十有一年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不言及外狄

非也言晉侯狄會于欑函則不辭爾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納者内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

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其失與公羊同說已見公羊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
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人者謂司馬子反華元也貶而人之以其專平爾
以人為衆自殺梁之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外裔不日其日潞子
嬰兒賢也
傳為此三例既以中國别外裔矣中又設卑國例

夫滅國未有善者也以外裔畧之别為例猶可矣卑國范甯謂附庸誤也傳前固言微國不日謂小國爾若然滅國之罪固有大小輕重乎按襄六年傳中國日卑國月外裔時今變時為不日乃與言微國不日同則兩傳自異以經考之齊侯滅萊之類月以為小國可也然戊寅楚子滅蕭蕭亦小國也何以反日楚屈建滅舒鳩時以為外裔可也然六月楚人滅舒蓼舒蓼亦外裔也何以反月其説

皆不可通原傳意本謂外服例時如襄六年傳而於此忽見言癸卯故變而為不日則傳固自不為定論謂潞子賢據左氏晉數狄五罪而伐之安得為賢是又强以日而意之者也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榭災

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十有八年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

按歸父如晉在公薨之前不得云與人子守父之殯而奔其使此但與歸父之辭不專以責成公也

成公

元年春

無氷

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氷何也終無氷矣加之寒之辭也

經書無氷有在正月有在二月有在春者正月夏十一月也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前乎正月夏之十月氷始凝未知其無氷也故不書冬十二月後乎二月夏之正月凍已解矣自當無氷也故不書春

三月惟正月二月氷堅壯之時而無則可與爾言春者包正月二月不嫌于不數三月也傳但見襄二十八年書春無氷故以終時起問然則正月無氷豈終時乎且其于桓正月但言時燠而已安知此為加之寒之辭等未終時一為燠一為寒不知何以為別也

三月作丘甲

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

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丘為甲則不得言作丘甲説已見公羊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以晉為戎其失與公羊同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經書戰未有不日者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傳為疑戰不日則偏戰皆日矣復何疑而起二說乎言曹無大夫以吾四大夫在焉者其失與公羊同

說已見公羊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䇿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

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諸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此義在國佐盟不係齊與屈完盟于召陵同意不在職也何以見其為甚甚之辭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嬰齊稱氏楚始以三命大夫來爾前公與齊高傒晉處父盟皆没公傳以為亢今嬰齊何以反不没公乎楚子使萩來聘傳曰楚無大夫以其來襃之也若萩以自人得名為襃嬰齊以自名得氏為亢其進退亦不類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同月而地會不地盟者會與盟同地也如雞澤之盟書及陳袁僑盟是也不同月而地會地盟者會與盟不同地也如盂之會書十有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是也此既有同有不同則其辭不得不異

若首止葵丘雖同地而再見地者葢善其不敢盟王世子及宰周公此自春秋之義不可以為常法固未有同月異地而不書者今會與盟雖同月會言公而止見嬰齊則是以公為主而嬰齊會之盟言公會而下連十一國則是外為志而公往會二事自不同豈得蒙上地而不别書乎此何與乎公之屈伸傳但是見楚以下皆貶稱人而不没公故以為申公不知十一國之衆從夷狄而盟于我境

所以人之者豈在公哉可以言公失其所未可言

公申也

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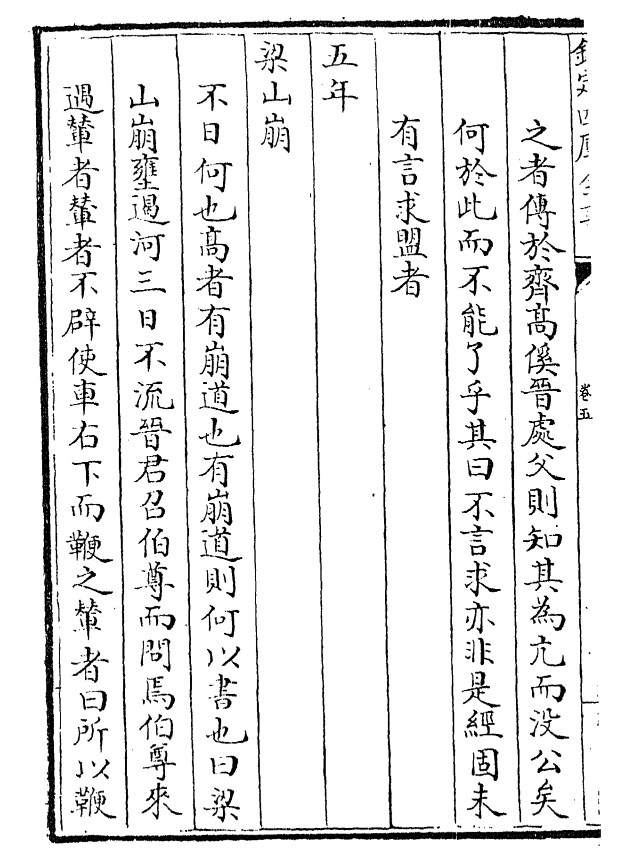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

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荀庚孫良夫不再舉國固已知其專盟矣不言及



之者傳於齊高傒晉處父則知其為亢而沒公矣何於此而不能了乎其曰不言求亦非是經固未有言求盟者

五年

梁山崩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

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推傳意似謂梁山有崩道不當書以伯尊攘善故書經所記者異爾豈以人言為筆削哉此盖拘泥沙鹿崩日之義故强為此說尤見日月為例之弊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

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日不郊免牛亦然
郊牛之口傷與鼷鼠食郊牛角皆莫知其傷與食之日也則固不可以日言審以為急正當書日何反不日也傳意若謂牛口傷此自傷者不可以過有司鼷鼠食角有司備之不謹故云爾若是則牛口傷當日食角當不日何為牛口傷亦不日哉曰

其緩辭前食角文固不可言食其郊牛角後固不可言又食角則其者文之所當施也經本記事天之重非為有司記過也其免不免何足道哉

冬大雩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非也說已見定元年九月大雩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于於傳例言遠則可非言緩也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類豈不使盡我於京師之辭哉

秋七月天子使名伯來錫公命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無錫命非也説已見左氏見一稱其義雖與公羊異而其失與公羊同

衛人來媵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九年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内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禮舅姑没則女嫁三月廟見稱來婦故父母家使人致女成之為婦前納幣言使則知宋公之無母也傳盖未知禮矣不與内稱猶言不與夫婦之稱謂不言其姬也范甯謂不言使者誤矣内固無去志言使者女既嫁不可以字氏稱謂之婦則非父母之辭仍其在國之稱曰女非不與其内稱也逆者微亦非是説已見前

晉人來媵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

盡其事也

非也說已見前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

諱疾

欒書執鄭伯以伐鄭於三傳皆無見凡經書伐非

有所見則皆不言戰傳何以知此為執鄭伯而與

鄭戰乎公羊為三諱之論已不可據然謂親者以

魯人如公子友之類猶可今又推晉及鄭同姓為

親然則衛侯燬滅邢蓋有甚於伐者何為而不諱

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

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經書潰皆不日惟此日故傳以為說然大夫之楚事三傳皆無見穀梁例潰者上下不相得也嚮有之大夫自當言叛不得言潰此蓋強以其日而為之辭且傳固謂莒無大夫矣今何以忽有大夫乎

城中城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中城者内城也外城不壞内城可不修乎非棄外城之民而弗恤也周之十一月夏之九月土功未

可與而與為是書爾傳蓋亦誤以夏正言之也是時楚方伐莒莒潰楚人入鄆我無素備畏逼而恃城以為守故雖時猶書非謂時也

十有三年春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公如京師纔此一見爾傳蓋泛以諸侯朝例時推之故以此月起問諸侯朝未必皆時吾嘗言之矣

據理而言天子朝有時則例時諸侯朝無時則例月猶可爾今天子例月而諸侯之朝多例時可見經之義不在于是何尚以為疑哉所謂不叛京師者以其非如為叛也實叛而為之設不叛之辭非特變易事實亦非春秋所以懲惡也

曹伯廬卒于師

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卒在師言師在會言會此在境外以師為地爾

十有四年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剌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此以不可用不以之例說已見前僑如之挈由上致其失與言公子遂挈者同

十有五年春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仲嬰齊後歸父公羊之説是也歸父氏公孫則嬰齊自當以王父字氏仲若為由仲遂疏之則歸父

何以得氏公孫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執諸侯傳本不為例然幸大夫例言稱人以執者執有罪也今以言晉侯為惡則以曹伯為無罪其例與大夫同矣據左氏此曹負芻殺太子而簒其位者謂之無罪可乎若曰斷在晉侯故不言之以為急辭則負芻之罪非有疑而當聽於天子者固不在晉侯之專斷也此蓋不知侯執之義故併與言歸于者失之公羊之説是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月辛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宋共公以左氏考之未有失徳者用華元合晉楚之好國以小息雖謂之賢可也傳拘失徳不葬之例故以日葬為危之以共姬而得葬此為例之弊而反誣人之善惡者也且外夫人本不葬伯姬得葬而稱謚以為賢伯姬可矣豈有因是復崇共公

使縱其失德之罪哉夫人之義不踰君吾固言之

矣𦵏紀伯姬不見𦵏紀侯紀侯固賢者伯姬尚可

踰宋公若以為失德共姬反不敢踰何也

十有六年

曹伯歸自京師

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

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此亦不知歸例而妄言之也說已見前不言所歸

嫌與諸侯有奉者同辭不可言自京師歸于曹爾

且曹伯在王法所當誅者王不能正而歸之尚安

得為善乎出入不名公子喜時不當為君曹内無

君也自其歸傳例但見其有奉非非善惡之說若

衛侯鄭自楚歸于衛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類

是安得為善可以蔡季一人為例而槩推之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

執而辭也猶在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此亦傳不知其事而誤讀舍為舍館之舍其失與公羊同吾説已見公羊按沙隨之會經但書不見公公未嘗執安得言舍公傳非特不知其事亦并不曉經文矣所謂存公者其妄可知執而不致與

公同致爾

乙酉刺公子偃

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七年

秋公至自會

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會後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不周乎伐鄭於三傳皆無見六國同伐而天子以

二使臨之其信不信不獨在公也穀梁以會致知之則凡傳言經所褒貶者皆未嘗見其實但以其例自推之耳

九月辛丑用郊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傳蓋言之矣則夏之始何可以承春哉范甯強以猶可為辭夫郊禮之大也有可不可無猶可也

四月可郊則九月亦可郊矣

十有一月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録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十有八年

築鹿囿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

虞之非正也

囿無有不包山林藪澤者既以為非正則凡囿皆當書矣何以言築不志乎若以為築惟志囿則築邑築臺築館又何以志也按天子諸侯皆有囿此特譏其有囿而更築且以八月役民也築創辭

襄公

二年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甯殖獨舉名氏此亦將尊師少也以為稱于前事

其妄與前趙盾不正其敗前事同其事三傳皆無

見范甯謂衛侯卒鄭人侵之故今鄭伯卒甯殖復

侵之伐喪非善事也春秋豈以是與人之報怨哉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若言中國焉内鄭也

中國者謂言若魯之國中也此諸侯伐鄭而未服故共取虎牢城以逼之虎牢已取地從主人固不可復繫之鄭非魯一國之辭何内鄭之云

三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非也說已見前

陳侯使袁僑如會

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此諸侯共會本不約陳陳自使袁僑如來求會故當書如非陳在會而特外之蓋傳猶用前會吳又會之說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

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此諸侯已會而袁僑後至陳始背楚諸侯不盟而袁僑當盟故以叔孫豹與諸侯之大夫共盟袁僑叔孫豹名諸侯之大夫不名不可曰叔孫豹諸侯之大夫自當再書及豈與袁僑而與之者哉大夫盡受命於諸侯非私盟也若私盟則當如溴梁書大夫盟而不序矣諸侯之失正已久豈在雞澤穀

梁何知之晚乎

六年

莒人滅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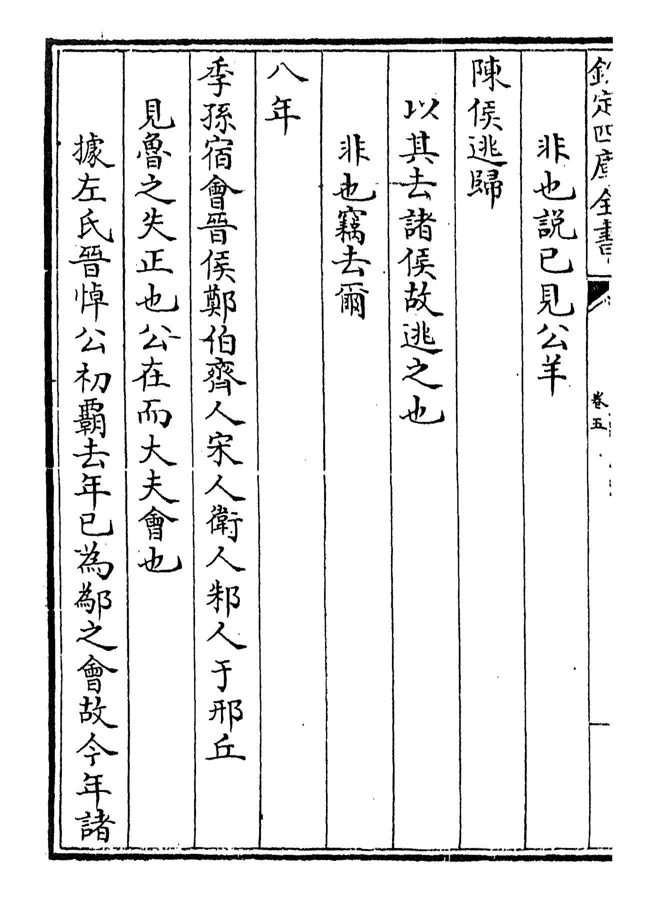
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别之而不别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七年

非也說已見前滅繒事亦非是說見公羊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陳侯逃歸

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非也竊去爾

八年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據左氏晉悼公初霸去年已為鄬之會故今年諸

侯來朝正不欲重煩諸侯而使其大夫聽朝聘之數公實不與也鄭伯獻棐揵適至于會故見鄭伯以為魯失正者誤矣按後相繼書公至自晉則是已朝而歸留季孫宿在會爾不然悼公方修霸業公非有得罪於晉者何為卻其君而會其臣經亦當有異文以見也

九年春宋災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非也說已見前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不與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不與言鄭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此十二國會不能據鄭何獨魯之恥而不致公蓋古者諒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宗廟不與也時公在穆姜之喪其不以告廟或以是爾

十年

公至自會

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亦會吳子而書公至自會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傳謂之叛京師此乃惡事而書公至自伐秦則會外裔與惡事未嘗

不致也中國有善事則并如侵蔡蔡潰遂伐楚此同時自不得不并如會柤五月甲午遂滅傅陽此各日自不得不異豈經固為異文哉鄭伯非弒何以謂之弒陳侯實逃安得不言逃所謂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三者皆非經意不足以為義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凡所謂殺其大夫者皆君殺之文時大夫罪有輕

重故或以國殺或以人殺以别之若傳所謂殺大夫弗以上下道爲惡上者則是當言鄭或鄭人殺其大夫以鄭爲上以大夫爲下惡鄭伯之無政故弗以上下稱之則盜乃君殺之名是可以爲訓哉

戍鄭虎牢

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虎牢前鄭未服諸侯取而城之故不繫鄭今鄭服諸侯還以與之爲之戍以備楚故復繫鄭此文所

當然所謂決鄭乎虎牢者范甯以為絶而棄外則

前年圍宋彭城者亦絶宋而棄外之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

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前出而伐鄭者未知鄭服而盟也告伐鄭而已今

雖盟而非其出告之事故復以伐鄭致此理之常也後復伐鄭者其叛由與楚伐宋在公歸之後今何害於致盟哉按程氏春秋辨疑云後復伐鄭者盟後鄭猶與楚伐宋與此小异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據左氏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遂會于蕭魚盖伐本謀服鄭鄭既服故不復伐而從會

所以致會非先伐後會得鄭伯而不致伐也按程本所以致會句下按穀梁謂得鄭伯而不致伐非也與此小異録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郃

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傳意為後季孫宿救郃入鄆起問非也内伐而圍邑未有不書者說已見公羊

春秋穀梁傳讞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

二年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恥如晉故著有疾也

二十三年至河乃復此有疾之辭則自此而後四如晉言復者正以别非有疾晉辭公不得見也十

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穀梁固畧聞其說矣

春秋豈反以掩季氏之惡乎

三年

北燕伯款出奔晉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有南燕有北燕南燕書燕人者是也北燕名公

之國也此自其主人所稱傳盖未知有南燕故謂

此亦前之燕而以加北者為史文也

五年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非也說已見前 按前文未見蓋佚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

暨

傳旣以外為志曰會今以外及内為暨而以暨暨不得已言之此亦竊取公羊之説而附之者也

八年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非也説已見前

秋蒐于紅

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蒐春事而秋興之非正也正則不書矣盖傳誤以

蒐為秋事説已見前

九年

夏四月陳火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火當作災説已見公羊火人為也災若有災之者

不以國邑言也左氏之例是矣

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前衛齊惡弒剽書日傳以爲明正既與前言正嫡者異矣今楚虔殺般書日傳以爲謹之則又與前明正者異矣且書日必見月書月必見時此文當然而三書皆以爲謹不惟其辭屢變亦不足以爲義般罪固在所討特楚虔亦弒君者義不可以討般且以詐誘之故不得與楚人殺夏徵舒同辭不

然中國不能討而楚子行之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何惡虔之深哉凡誘皆非即其國中而殺者也自當書地而戎蠻子不書者以外裔畧之也則稱地亦非以為謹四言皆非是楚虔之罪書名而言誘固無所逃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註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不與楚殺則何為復稱世子鄭康成以為使若不得其君然春秋蓋有成齊舍為君而正商人之罪者矣未有反黜人之君為世子而正一人之罪者也吾說已見鄭子忽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納者内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諸侯出奔而自歸則名他國納之則不名不以諸侯得相名也故楚孚頓子不名高偃納北燕伯不

名魯納齊子糾晉納邾捷菑而名者子糾捷菑皆

未君也傳之不以高傒挈燕伯則是䝱不當與自

歸而名之者一之以起問也以納爲内弗受其失

與前同

十有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

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公不與盟晉侯不使公得與盟之辭傳誤讀與爲

上音若公不肯與晉盟者亦非也蓋不見其事云

爾又傳乙已及晉處父盟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

其日也則凡公盟皆當日矣何爲此獨言善是盟

乎譏公而善諸侯亦非春秋所以爲内辭者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
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傳為三例弑君不葬滅國不葬者是矣失德不葬
於經不可考若蔡景公者既失德又見殺而皆不
葬矣而書葬傳又以為不忍使父失民於子則其
說亦安定乎春秋不以蔡廬陳吳為楚所歸而爵
之果其本當為君而國未嘗滅所謂不與楚滅者
是也則亦不得同滅國之例起不與楚滅及成諸

侯事之說蔡廬既歸靈公得葬是乃常法所以不與楚滅者不在是也

十有四年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陳殺公子禦寇傳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

命於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是亦非命大夫也何不以公子之重視大夫言之而復以意恢為賢乎此蓋不知殺公子與殺大夫異公子例不月殺公子而稱國者殺無罪也稱人者殺有罪也意恢蓋以郊公之黨無罪而見殺傳蓋竊聞其說而不見其事故誤以為賢爾曹莒無大夫義異蓋與下言曹公孫會出奔以為貴取之而不以叛者自別其說范甯以曹削小莒本微國言

之非傳意也

十有五年春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非也說已見公羊

十有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

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非也說已見前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兩夷狄曰敗中國與之戰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此書戰而不言敗績蓋畧之兩外之之辭也楚子於此未見其善何為以戰為進楚子乎蓋穀梁謂

兩夷狄曰敗以於越敗吳于檇李推之也謂中國與外之亦曰敗以荀吳敗狄于太原推之也故見此不言敗遂云爾不知戰敗乃别客主之辭非别進退之辭所以貶絶之者自見於不書敗績既不書敗績則客與主之勝負無自而别中國與外裔則畧之所以彼敗則書我敗則不書不以中國敗于外裔太鹵之類是也兩外之不可以相畧則各記其勝負檇李之役於越勝吳故言敗吳長岸之役

吳勝楚故言及吳戰猶言内不言戰者此春秋之義也穀梁其末之知歟然則柏舉之戰亦吳楚兩夷狄也何以復書敗績此謂蔡侯以吳子戰非吳子之戰也且是役以吳子視楚子楚居中國而吳子討之則吳為善故吳子始得以爵見此乃所以為進吳子其變文以從中國非春秋之常法也

十有九年

冬葬許悼公

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時葬以為不使止為弑父或可也日卒何以見之乎春秋加買以弑所以正萬世為子之道初不兼

責悼公謂之累及許君者亦妄也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專乎夢則近之矣以為叛則非也説已見公羊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

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輒左氏作縶公羊穀梁作輒當從左氏縶名也春秋不以疾名人

二十有一年

冬蔡侯東出奔楚

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東左氏公羊作朱當從二氏吾以是知公羊穀梁不見事實而妄言經意有若此者按蔡朱與東國自兩人朱平公廬之子而東國隱太子之子平公之弟也始平公奔而朱立朱失位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廹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故朱奔楚不復歸東國篡之而終有其位傳不知其實誤以朱為東國疑東與朱文相近故改為東遂妄為之説謂經貶東國而去其二名且春秋諸侯出奔而名者本

以别二君也未有反去其名之半以疑後世者凡
傳多言春秋增損事實以立義者不一皆無可據
其害經為已甚今又并其名而損益之孰謂矯妄
無所忌憚敢至是乎然則仲孫忌不言何豈亦惡
之而不為説學者不能深辯每嚴于信傳而不敢
議吾知其難與言經也
二十有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内弗受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三說皆非也說並見公羊

二十有三年

秋七月

戊辰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獲陳夏齧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非也其說見前及公羊

天王居于狄泉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天王者天下之王豈以居而名哉其曰始王亦非是敬王立雖未踰年而景王之崩已踰年臣子自當以踰年君之例稱天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别嫌乎尹氏之朝也

朝非所當立而欲簒者自不得以名見何嫌乎尹氏之朝傳不辨猛與朝之正不正故妄以衛人立

晉為疑而起問皆蔽於以入為內弗受之辭而弗能考其實與公羊之失同也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釋不得入乎晉雖與公羊異而其失與公羊同說

已見公羊

二十有五年

有鸜鵒來巢

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增之何義註引雍之言是矣以此見謂春秋為有增損事實者穀梁每以為然也

二十有六年春

二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

公也

言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則野井

進于陽州自當為齊地不得復以陽州起問陽州

亦因齊地也至自齊蓋以野井言之何疑其不得

以齊至哉

夏公圍成

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以公圍成為恥則沒公可矣何用反言圍以見其

大叔孫僑如圍棘叔弓帥師圍費之類亦大僑如

與弓乎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

鄆

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凡公會盟未有致盟而不致會者何獨此為不外

公乎其失與至齊同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周有入無出也

此子朝猶在内故以入書其難爾非傳所知王者以天下為家既無出則安得有入乎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麼傳意似謂朝不言出奔故以楚言遠為非之而又以直奔為解蓋不了朝為簒嫌于以出責之為家天下之義故不言出不知朝本不當立以爭國

而出奔何論遠近之有若周公王子瑕言出奔則無嫌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乾侯晉地所謂中國者國中也此以如晉故存公安得以中國不存公為說哉凡公無故在夷狄則存公在中國則不存公公如楚書在如晉不書在是也有故在國外則存公在國中則不存公公在

乾侯書在在鄆不書在是也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城王邑大事固不得不書所以見周弱不能自城待諸侯而城之也凡諸侯之役大夫以名氏見者

皆受命于其君無所貶之辭此豈大夫相率而自城者哉十二國之大夫非其君命其誰能帥之此蓋諸侯不自城而使大夫城之以大夫能承君命而城王國為變之正則可以大夫非君命相率而自城是大夫憂中國為變之正不可春秋予奪固視義以為輕重然亦未有不責其君而與其臣者也

定公

元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

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
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
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
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
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
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
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母之殯而往弔

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天子諸侯即位在踰年未踰年不在殯與未殯既殯而未踰年固不可即位矣若未殯而踰年其可不即位乎春秋蓋以定公立法焉曰既殯即可即位矣何以言之昭公之喪踰年而歸喪以癸亥至而定公以戊辰即位自癸亥至戊辰歷五日諸侯五日而殯者也曠年不可以無君則定公既不得以正月即位改元固不可更俟踰年是以既殯而

後即位者亡乎禮之禮也傳但論殯與未殯有故公無故公而有言曠年不可無君定公不得不即位之義以見變之正此言昭公之事則可而非春秋立法之意也

九月大雩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

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雩旱祭也經無書春夏雩者周之春夏不雨未為災也故以時書者書秋書冬以月書者書七月八月九月周之七月八月九月夏之五月六月七月也以月書者各以其月雩以時書者包三月皆雩之正乃夏之八月九月十月為周之冬若夏八月不雨亦足以害稼惟九月十月農事已畢則不必雩而成公一書冬雩者包九月十月而雩也此則過矣故傳以為非然遂以雩當例月不當例時於成

傳言時而不月非也冬無為雩也則八月不雨亦不雩乎今又言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且所謂毛澤未盡人力未竭者周之夏也則秋可雩矣推而言之則為七月八月九月包而言之則為秋何以為月則正矣此亦拘於日月為例是以迷而不悟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

也

非也說已見隕霜不殺草案僖三十三年此文缺

二年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諸侯制節謹度故天子巡狩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則君討若不正而録其美則制度皆可得而亂也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何爲不以其美而可哉
四年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前會名陵劉子在焉後盟于皐鼬而劉子不與故但以公及諸侯何以見公疑而志於後會且是時公方聽命於晉會之所志非公可專亦安得以公志而書也

劉卷卒

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内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此與書尹氏卒者同尹氏雖世卿不以書卒為貶

因卒以見其世卿爾劉卷使實賢亦豈以書卒為賢哉皆以其嘗接我而志也天王者景王也為諸侯主蓋景王崩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之際今劉卷主諸侯猶得録於春秋則王猛命之者正而劉卷得以常法書也而傳乃以猛為簒君之主尚可録乎

庚辰吳入楚

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

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吴人復立何以謂之吴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凡言救者謂兵已在其境而往援也今蔡自以楚怨請吳安得謂之救滅者謂虜其君長而有其地今吳但入郢而昭王猶在安得謂之滅狄人伐衛稱人傳以為救齊猶許其功近而德遠吳果救蔡豈反不如狄不得稱人楚既非滅亦不得言存楚皆非所以起問也

七年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

非也說已見執宋公以伐宋按執宋公見僖二十有一年此文未見蓋佚之

八年春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非也說見莊公二十三年公至自齊

從祀先公

貴復正也

凡魯宗廟之祭不以常事書而非義所在則書有大事書有事以非常書而見義則書禘書烝書嘗未有無所名而但言祀者此陽虎之為而公行之非祭之節也曰祀而已雖復正不足貴也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

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此非獨不知寶玉大弓亦不知盜者為陽虎故後言或曰陽虎以解衆也說已見公羊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

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

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歴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

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離會雖不致多在隱桓之世傳自别為說矣固不可為通例若定會于瓦會于頰谷會于黄則未嘗不致也穀梁于瓦于黄不為義而獨于是言危之蓋附會其下孔子事爾事不足據說已見左氏所謂危之則以地致者亦非是凡致皆不地惟離會離盟則地春秋之常法也

十有二年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猶取也

墮平其險爾非取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

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三年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歸以順言非傳所知何貴反地之有宋華亥向寗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後自南里出奔此非據其地也若悔過而反則不貴之乎

十有四年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天子之上士三命當以名氏見非特春秋先王之常法也石尚若欲以名見後世凡史皆可以書矣何必行禮于魯若以孔子春秋為重則石尚安得預知而求之乎

哀公

二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納者内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弒當作殺說已見公羊不以上下道道說已見前所謂不以弒道道者言殺是矣非謂不言弒其君爲外弒者也　春秋微者皆稱人惟弒君殺大夫以爲衆辭則微者辭窮矣故謂之盜微者雖非盜至於弒君殺大夫則盜也傳强別之爲三所謂辟

中國正道以襲利者謂殺蔡侯申也若然則凡弒君者皆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矣何獨於蔡侯而以盜名之哉

五年

閏月葬齊景公

不正其閏也

非也所以正其閏也公羊之說是矣

六年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荼也

傳爲此義展轉相發而適以相戾其迷皆自以入爲内弗受以國氏爲嫌故不唯不察其實亦自不

能了經文且既曰荼雖不正以受命於父而可以為君是亦君也則陽生安得以已正奪父之命而不君荼哉既曰不以陽生君荼則陽生可得入而取國也荼安得復以受命弗受陽生哉以荼為受命可君則陽生不得不君荼以陽生為正而不以君荼則荼不得不受陽生二義不可並行此蓋不知陽生之入為陳乞之謀陽生不入則荼不可弑故歸弑於陳乞猶楚比不歸則靈王不至迫而死

故歸弑於比不貶陳乞實不弑以陽生不君荼而使乞主弑是春秋可移易弑名而虛加之人也

七年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來者至自外之辭歸者反其內之辭二義不可相

易故經凡諸國大夫至魯來盟來聘來奔來戰之類未有不言來者何獨於邾子以為外魯季子來歸豈以外哉魯有邾蓋有別矣固不可使邾納我而言以邾子益歸三言之施各有所當如傳意當謂以邾子益來為臨一國之言誤也

八年

歸邾子益於邾

益之名失國也

前言名邾子為惡者是矣則不得更言失國也

十有二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諱取同姓在不言孟姫曰孟子爾不在不言夫人也若但不言夫人而曰孟姫卒則可以諱同姓乎

孟子固昭公夫人昭公特諱其姓不言姫而言子

經若以常法書當云夫人姬氏卒故從昭公所諱以孟子稱子盖夫人以父母言則以字冠姓如伯姬叔姬之類以公言則以氏繫姓如姜氏姒氏之類既因公之辭以為孟子自不得言夫人非諱之也

十有三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

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吳得以子見經者三始襄二十九年以札來聘稱已而伐越復稱吳定四年以敗楚于柏舉稱已而

入郢復稱吳今又以會黄池得稱其乍進乍退不常吳進而得子豈始此哉夷狄在四海之外雖大稱子禮也傳乃以吳子為辭尊稱居甲稱為美意謂能降王稱而稱子若是吳可以王稱乎按外傳吳乃稱王與晉爭長晉詰之而後去王以先晉與傳正相反是時晉政已衰吳能為齊伐楚復為此會若欲與晉共援中國者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以兩伯之辭書之此吳子所以得進然夫差自

是歸而亡矣亦非經之所深與不得如傳所言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狩獲與引取之於義何擇吾說已見公羊所以大獲麟者正在不地豈在言狩所謂不言來不言有者其說皆迂謬既曰狩獲自不得言來言有也